

从战地报道中感悟胜战之道

——《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一线报道带你重返解放战场》读后

■金立昕

一方——国民党军，拥有数量庞大的步兵部队和相当规模的炮兵、工兵、坦克兵，以及一定数量的海军、空军，并得到美国政府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的大力支持；战争的另一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则主要依靠步兵和少量的炮兵、工兵作战，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这也难怪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争初期，动辄狂言“两个星期解决华北问题”“三个月消灭共军”。然而，解放战争历时4年，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800余万人。国民党军为何兵败如山倒，失败得如此之迅速？对此，国内外许多政治家、军事家都曾作出自己的解释，众多历史著作也都进行过详尽的分析和总结。《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一线报道带你重返解放战场》一书的独特之处，是从战地记者的视角，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真相和细节对解放战争进行目击式解读，给读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听觉指挥是我军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和血脉传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指导战争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优秀指挥员。在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中，我军的战略指挥权始终集中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中，全军各部绝对服从、令行禁止，从而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能够全面地、顺利地贯彻执行。

在全军将士心目中，“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早已潜移默化成为一种质朴、坚定的信念。通读《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一线报道带你重返解放战场》一书，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信念的力量。书中有这样几个细节：1946年10月至11月间，在涟水保卫战中，我军一部为寻找战机、迷惑敌人而不停地运动着，足足走了两个月，“鞋子跑烂了，赤着脚走；脚上泡好了又烂，烂了又好”。见有新战士对这种频繁运动感到不解，有经验的老战士便为他们打通思想：“走吧，走吧，毛主席、朱总司令肚里有文章，到后头你会知道走路的好处的。”生动的细节让人不难看出我军将士对党中央、毛主席的

高度信赖。反观国民党军，则是另一番景象。记者曾采访了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如实记录了他们的对话及心态。如沙土集战役被俘的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中将师长段霖茂，大骂“国防部是陈诚一手遮天，暗无天日”“下面假报胜利，上面也高兴听……我报上去的情况他们不相信，反责我畏缩不前。上下昏聩到如此程度，岂有不败之理！”

两军对比，胜负立判。

二

正确的战略指导，对于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制定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战争的整体进程。这一点在本书第二章《外线出击，逐鹿中原》里体现得尤为充分。

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毛泽东抓住敌人战略布局上的致命弱点，果断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以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陈谢、陈粟两路大军分别向豫陕鄂、豫皖苏边区挺进，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布势展开。同时，指示其他战场的我军积极发动攻势，从战略上策应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这就形成了中央突破、三军挺进、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布局，从而有效地钳制或分散了敌人，迫敌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本书作者当时随陈粟大军行动，亲历了挺进豫皖苏、沙土集战役、平汉、陇海路破击战，攻克许昌、洛阳、开封之战和豫东战役，完整记录了陈粟大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全过程，亲眼见证了毛泽东关于外线出击的战略决策对于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的笔下，我军“声东击西、运动自如”的机动优势与国民党军“东援西救、处处挨打”的狼狽窘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开封风雨》一文中，他写道：“外线出击将近一年了……一年前敌人曾是何等疯狂地追逐在豫皖苏地区、扬言几个月内就要‘肃清中原’，但是现在轮

到我们真正一个个地‘肃清’他们的时候了。”这些在硝烟未散的战场上倚马成章的新闻报道，有的通过新华社电讯发往各个解放区，有的发表在大大小小的铅印、油印的报纸上，还有的被打印或手抄出来张贴在战壕里，通过不间断的亲历传播，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敌我双方在战略指导的竞赛中，我军统帅部是无可争辩的胜利者。

三

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密码”。阅读本书中的几次经典战例实录，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我军的这种战斗作风在两军对垒、生死搏杀时所爆发出的惊人战斗力。

开封，是我军攻克的第一一个国民党军据守的省会，记者详细记述了这次战役最后阶段的龙亭攻坚战。

龙亭，是开封城一个地势险要的制高点，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师部驻守这里负隅顽抗。1948年6月21日下午6点半，我军发起总攻，仅用20多分钟就攻取了龙亭。战斗一结束，记者就沿着突击队刚刚冲锋踏过的足迹，实地考察了龙亭战场。他写道：“按照军事常识来说，这一条两边靠湖的狭长走道，无疑是一条绝路，敌人在这条路上架起了许多挺机枪，迎头把你拦住，同时对龙亭高地上的敌人更是居高临下，随时可以把走道上的人击倒。但是战争的实际不是机械地按照军事教科书进行的，我们战士们出奇的英勇和机智，往往创造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家们所无法置信的事实，出现了他们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奇迹。”随后，记者和被俘的敌第66师参谋长游凌云等人谈起此次战斗，他们都“咋舌不止”，说解放军的突击队竟然出现在这条他们认为必死无疑的“绝路”上，“飞也似的冲上龙亭来的时候，他们的机枪手有的竟惊讶得连枪都忘记打了，许多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四

人民的支援是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不竭之源。当时，除了武器弹药

主要取之于敌外，粮食、兵员、后勤保障等都要依靠人民群众。在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件件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故事：在沂蒙山，当地人民“捧出了最好的小米煎饼给我们吃，自己则嚼着粗糙的红高粱，甚至吃榆树叶”“有时候，在12月的寒天，老乡们甚至光着身子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抱着一卷破棉絮，睡到小灶间里，把暖热的炕床让我们”。

渡江作战前的长江北岸，成千上万的船夫们撑着船从四面八方驶来，和解放军战士们一起演习登陆作战。记者看到，船编了号，选出了班排长，一声集合哨子，船立刻一艘艘像箭一样从小港里驶出来，静悄悄排成了队伍。一声“向后转”，几十上百条船随着篙子的点动，一下子都旋转了过来，随着前进哨子，船又迅速向前疾驶。船夫们蹲在船头上，给解放军研究水道，介绍情况。一个水手建议：船不要一只只上去，要乌泱泱地一片拥上去，让敌人看了发慌。边上的水手又提出：撑船时篙子要离开船身，篙头浸在水里，没有响声。靠岸放跳板时人先上去，用肩扛住，慢慢放，免得出声。还有的说：船上要装压舱泥，以免船身过分摇晃……

这些鲜活的细节，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最大的政治是民心。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今年2月，习主席在考察平津战役纪念馆时，强调对中国革命战争史要学而时习之、珍惜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发扬革命传统，增强斗争精神，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解放战争史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蕴藏宏富、常学常新的军史史实宝库。《我把真相告诉世界：一线报道带你重返解放战场》的出版，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这段历史，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洒热血的英烈们。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从这段历史中特别是从细节之处吸收红色营养，发扬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掌握制胜招法，在新时代的强国强军之路上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革命先辈的光荣业绩。

书里书外

开拓视野，厚实人生

6年前，我偶然间翻开这部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书中以广袤荒凉的西域边疆为背景，用11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讲述了戍边军人和边民的生命传奇。尤其是书中表现当代军人在极限环境中的艰辛与坚忍，以及带着边地寒意的文字，都给我深深的触动。

后来我知道，《科恰里特山下》源于作家董夏青青在新疆9年的生活经历。她多次前往博尔塔拉、伊犁、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的边防连队，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她经历了戍边生活的艰难困苦，感知了边防军人在家庭、情感等多方面的困惑与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不能用三言两语遮蔽他们十年八载的生活，不能假借洞察一切，把自己的声音安在他们嘴上。我更倾向于在大量现实素材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情节安排，让人物们自己行动，自己说话，完成自己的纸上人生。”“不让他们的故事在作者的陈词滥调中，失去击打人心的力量。”11个故事，几乎每一篇都与“我”相关，“我”多数时候作为采访者存在。这一写作方法使作家可以通过真实的还原书写，为我们展现出边疆军人的生活实景和心灵风景。

走过边地的冰河

■柯青坡

在书中，“我”和军医躺在人武部安排的招待室里，军医已经熟睡，“我”想到两年前，连队进科恰里特山巡逻。大雪阻路，冰面破裂，排长的马打滑侧摔，排长跌进冰窟，顺水而下。随行的人下马去追，透过冰层他们看见排长仰起的脸，却无法抓住他……

我驻守在北疆边关。在过去当排长的3年多时间里，每年冬天巡逻，我几乎都会走过凝固的冰河。小说中描述的危险，是我身边许多北疆官兵可能都要经历的日常。每每读到此处，我感觉就像温热的脚踩到冰河上坚硬而又尖锐的冰凌一般，思想的共鸣一下子在刺痛中钻进血肉。

因为工作原因，我采访过在内蒙古边防巡逻路上因舍己救人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李波身边的战友。采访中，班长宾龙对我讲述了他与李波顶着白毛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雪原上接光缆的故事。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让两人冻得瑟瑟发抖。

后来，一同巡逻的战友跌落冰河，李波挺身相救，用自己的生命托举战友出险境。那时，他在想些什么？

在《科恰里特山下》篇章的结尾，董夏青青笔下的“我”想到：“如果不是他，掉下去的会不会是自己？如果掉下冰窟的是自己，有谁会追出去那样的一段距离？科恰里特山下的人都想过这个。对我来说，这些已称不上是值得多想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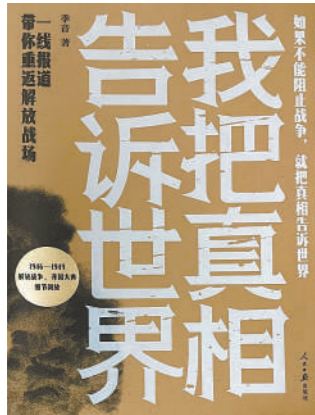
许多时候，当我问起边防官兵巡逻的艰辛，他们常常没有过多言语，说出口的也往往是一句“习惯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无需多想的事，是一份贵无旁贷的使命。

今年，我到基层连队担任指导员，《科恰里特山下》这本书被我放在连队图书阅览室。很快，它就成了官兵争相传阅的读物。9月老兵退伍前，我看到连队留言本上一位老兵的临别赠言：“那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这句摘自书中的文字，凝结着退伍老兵和我们一起训练生活的点点滴滴，此刻一齐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能理解他作为一名边防老兵的情感。如果不是牺牲，如李波这样的战士可能并不会为很多人知道。在这或短或长的军旅生涯里，他们似乎大部分时候都是普通而平凡的。那些他们走过的雪山、冰河与大路，以及他们经历过的风沙、雨雪，是否会在他们的回忆中渐渐变得模糊，但这里的一草一木却深深铭刻着他们。他们把汗水倾注在大地上，大地亦把他们的青春镌刻在每一道山川上。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在人民军队赴汤蹈火、南征北战的艰辛历程中，战地记者始终是携笔同行的见证者与记录者。张爱萍将军曾在《陈粟大军征战记》的序言中，称赞战地记者“是随野战军一起行军和战斗的一支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既是战争的参与者，又是胜利的宣传者。他们随身带着三件宝：钢笔、手枪、照相机。跋涉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奔波在枪林弹雨之中”。今年101岁的现场战地报道。这些“染着战火硝烟、蘸着血和泪”的第一手文字，内容真实生动，叙述精准传神，情感激昂奔放，评论睿智深刻，今天读来仍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和震撼力。

解放战争，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进行的决战。战争的

视觉阅读

沈家岭

沈家岭，位于兰州城西南十余里，由南北两块高地组成，整体外形似葫芦。顺岭北上，可直通兰州中心区域，因而有“兰州锁钥”之称。渡江战役胜利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更为迅速。国民党军急需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在西北作战略配合，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马步芳据守兰州城区，把重点放在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线。我军拿下沈家岭，才能打开解放兰州的大门，截断敌军西逃退路。1949年8月25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对兰州守敌发起攻击，沈家岭上空升起火光，枪炮声与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我军与敌人展开反复拉锯式争夺和近距离肉搏，鏖战至26日凌晨，终于将胜利的红旗插上沈家岭的主阵地。（杨四春整理）



长征

第6268期

爱之情从未改变。退休生活于我而言，不是停滞与消磨，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启程。告别了职场的喧嚣，我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困倦的午后，在寂静的夜晚，一杯清茶，一本好书，便是我全部的世界。现在读书，我不再追求速度与数量，而是更加注重阅读的品质与深度。诗词歌赋、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各类书籍如同一条条清澈的溪流，汇聚成我心灵的海洋，滋养着我的灵魂，陶冶着我的情操。

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情感 and 精神的寄托。在书中，我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聆听他们的教诲；我穿越时空的界限，体验不同的人生；我在字里行间，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共鸣与感动。放慢脚步，静下心来，与一本好书为伴。书中无尽的温暖与光明，如同冬日里的一缕暖阳，照亮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的人生旅程。

书中有暖阳

■陈广生

昏黄的灯光下，一边纺着棉线，一边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而我则蜷缩在角落，借着微弱的灯光，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书页间由文字构建的世界便如同春天般温暖，驱散了周身的寒意。

后来，我到基层某部任职。几年后，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挫折，心情不免有些灰暗，意志也有些许消沉。记得那是一个黄昏，我敬重的一位老领导在我桌边放下一摞书说：“读书吧，你会找

到答案的。”“找到什么答案呢？”我将老领导放下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最美奋斗者”吴运铎在《把一切献给党》一书中说：“一个人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并无限地忠诚于这个理想，他就能经受任何风雨和困难的考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作者借保尔·柯察金之口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早起，我坐在窗前读书看报。妻说：“天冷，多穿点衣服。”

我笑着答道：“不冷，书中有太阳。”“书中有太阳”，看似随口说的一句话，其实是我心里深处对读书那份执着与热爱的真实写照，读书也确实成为我战胜生活中风雨和困难的秘密武器。

书籍如暖阳，温润我心房。回望过去，那些与书籍相伴的日子，如同老电影一般，在我的脑海中缓缓播放。儿时的记忆里，家中没有如今这样便捷的取暖设备，冬天总是格外漫长难熬。每当夜幕降临，寒风透过纸糊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母亲便会在